

聊斋闲品 丑

胡竹峰

感冒了,情绪不高,懒得说话,懒得读书,懒得写字,懒得只剩下惰了,于是就想去看一场好戏。身陷江湖的泥沼,从懂得鸟粪口欲之味到体会出耳目声色之好,已是摸爬滚打十几年之后。

过去相当长的时间,我并不喜欢戏曲。确切说,是不喜欢那种唱腔表演和舞台形式。总感觉少了生气,不够刺激,冗长得不知所云。

现在年岁渐长,我隐隐体会到:不管是京戏还是昆曲,豫剧或者越剧,其间皆有柔和的情调。这种情调契合精神的需求,随着剧情慢条斯理地弥漫,能裹挟着你忘记柴米油盐的现实,在艺术的抚摸下获得内心的安慰,人戏渗透,渐渐达到天衣无缝地融合。

戏剧是修养,修养到了,妙不可言。而随之登场的丑角,更是给舞台增添了一抹明亮的色彩。插科打诨,嬉笑怒骂,极尽逗乐之能事。

丑角是氛围,氛围有了,乐不可支。没办法不那么有趣的,好戏都被别人演完了,风光都被他们占尽了,丑角只得以身表情为技法,游戏人间,油腔滑调,游手好闲,油头粉面。连站姿都是双腿弯曲着,既然没有唱词,那就手、眼、身、步齐用吧。

生命由哭向笑,由笑转闹,由闹变得无所顾忌,悲中亦能取乐,彻底勘破冷笑与热嘲。在我看来,这是人生的境界,虽不能为,心向往之。

丑,才是雅俗共赏的核心与台柱吧。不关乎玄宗皇帝的玩票,也并非剧团团长的身份,关键是自身的表演,游刃有余的打诨,在舞台上横截出一道邪姿,独步梨园。有道是竹外一枝斜更好,尽管不是仙风道骨的神圣,不是一身肃容的高官,不是婷婷袅袅的仕女,但丑一角以调皮捣蛋的个性魅力与淋漓尽致的不堪,营造出良善美好的气氛,让人人为之瞩目,难怪京剧有丑不成戏一说。

戏剧风雅,丑角疯雅,真是疯雅的,痴中带雅,雅中带痴呵。我认为,丑一色,凝结了中国文化对生命的态度。人生在世,难免遭遇不快,这就需要调侃与自嘲来放松绷紧的神经,于是丑应运而生。他用肢体的夸张表现着无奈与失意,辛酸和卑微,然而却可以让我们感受其内心的刚毅与豁达,丑更接近老庄的无为,不过无为中藏着有为。

很多时候我把丑看做是顿悟后的得道,所以丑不是痴就是癫,不是痴就是狂。把戏演得又老又丑,谈何容易,那些看似轻松的噱头,骨子里何其沉重。所谓蟒袍宽服,那些敦厚儒雅,还有疾恶如仇,尽管也让人有现实之外的亲切,但到底还是痴癫痴狂更过瘾。丑角几近是大餐的一味猛料,抑或膏腴中的素食。

也许是农业文明之故,华夏文化对季节有特殊的敏感,在梨园也同样如此。虽然剧种纷呈、风格万千,从季节入手,却可以把它们分出个丑寅卯。如今,不少剧种的“末”行已归入“生”行,生、旦、净、丑通常已作为戏剧的四种基本类型。那如果把旦认做娴静,生就是儒雅,末老成持重,丑花里胡哨。丑的表演,脱下一身束缚变得随心所欲,轻视趣味者,是入不了法门的。

春夏秋冬,生旦末丑。春天是旦,夏天是丑,秋天是末,冬天是生。春夏秋冬三季偶尔会互串,是以风格总体趋向是寂静的,蕴藉的,既少喧哗,又不骚动。但凡好戏,感觉绝不会一味到底。她应该是丰富的,一会儿书香世代,一会儿耕种传家;一会儿寒窗苦读,一会儿金榜题名;一会儿金缕玉衣,一会儿布衫褴褛;一会儿金戈铁马,一会儿歌舞升平;一会儿斯文幽雅,一会儿笑料百出。为了皆大欢喜,舞台上离不开丑角热闹的一笔挥洒啊。

有一天,我看见白鼻子的丑从楼台一跃而下,也不卸妆,穿着戏服走街过巷,来到三岔口的酒楼,潇洒地高声对老板说:拿酒来。

他胡须上的残酒,欲滴不滴,仿佛草叶间未干的晨露。

人与自然

一个黎明的聆听

安庆

是在一个春天的黎明,在河滩听鸟儿的叫声的。曙光从远方显现,大地氤氲着一层薄纱似的雾气。鸟儿的叫声如此纯净,让你的想象沉静,让我想起箫或者箫,或者一管笛子。鸟儿在这个黎明鸣叫着:唧唧,唧唧……那是麻雀,我们当地人把它叫小虫儿;这是一种最普通、繁殖最快的小鸟;小巧玲珑,灰色的翅膀一展就飞在河流、田野之上,使我体味到一种亲切。喳喳,喳喳……这又是一种鸟儿,那种尾巴翘翘的,常常蹲在树枝上给人一种喜悦信息的被我们称为灰喜鹊的鸟儿,我听见它们的叫声要比麻雀远些,也许在我的前方,也许在我的对岸,或者在我前后左右的田野上。

我闭着眼,心灵沉醉在一个美妙的拂晓,鸟儿的叫声使这个黎明如此宁静。我想起一天傍晚,我和一位朋友驾车回我的村庄,路过一个村庄外的拐弯处,透过车窗忽然看见刚刚泛青的麦田里密密匝匝落满了黑色的小鸟,而且还有更多的鸟儿正悠悠地飘落。我让朋友不要鸣喇叭,不要开快车,不要惊动鸟儿,然后把车轻轻地停在一棵树的旁边。我打开窗户看着那些鸟儿成群地栖息在地里,脚踩在青青的

麦地上,它们来回地走动,不知道它们在研究什么,决定什么?后来那些鸟儿慢慢地飞散了,升入高空,向着不同的方向飞去。这对我来说是永远搞不透的一个谜:它们究竟是怎样飞在一起?它们之间靠什么传递信息?那天的团聚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一次预谋的集结?那些鸟儿叫椋鸟,是豫北地区一种比较常见的鸟类,它们的翅膀是黑色的,样子似喜鹊,但比喜鹊的身体短小,看起来比喜鹊矫捷。

曙光越来越浓,我沿着河岸开始走动,在走动中我听见树叶的拍打,水中莫名其妙地发出一些“嗒嗒”的声响,类似于一个小石块掷进水中。我沿着河岸走,我想一路看过去,听听鸟儿是不是在这个黎明都聚在河滩上。我一路都听见鸟儿的叫声,而且随着早晨的到来,我逐渐看见了鸟儿的影子,他们在河流之上来来往往悠然地飞翔着,河流上的雾气使它们的影子有些模糊,雾气中的鸟儿在朦胧中更让人神往,让人喜欢。我一直铭记着那个黎明。那个早晨我大约走了有三公里路,我走过了两座村庄外边的桥,一路上都有鸟儿的叫声,只是那些鸟儿的叫声有时稠,有时稀。后来,天亮了,

河滩上的鸟儿少了,然后少得只剩下零星的几只。在我又回到我起初进入的地方时,太阳已经很亮地照在了河水上,河滩上几乎听不见鸟鸣了。

我爱鸟不是从那个早晨开始的,但如此的倾听,尤其对河滩黎明时刻的神往,却是始于那个早晨。自然是和谐的,正像河流和河滩,河滩上那些被水浸染的绿草,那些岸上的野花、那些蟋蟀、那些挂着露珠、挂着小鸟歌声的柳树,那些慢慢腾腾在河滩里啃草的牛羊,对大自然美的向往永远沉浸在每个人的心底,是每个人对美的崇敬。好多好多天过去了,好多好多的时光从我的身旁划过去,我没有再去河滩,不是没有在黎明时分再去河滩。我怕没有了那个黎明的感觉,虽然河滩每天清晨可能都会充满了那种和谐的鸟鸣。后来我去河滩是在午后,我看见河滩好静,静若处子,但没有那种朦胧,是另一种美的景象。我坐在河滩上享受着午后阳光静静的照耀,河水亮亮地在阳光下流淌。我知道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流走的,而人对美的感觉却不会这样流逝。

我忘不了那个黎明的河滩,我在一个黎明的聆听。



鱼禾言语

近郊

鱼禾

在南郊待到第三个小时,也就是晚上七点钟,天色将暗光亮的时刻,醉意方才散去。这些在天光下安然无恙的事物,树木,麦子,花草,斜顶的房子,开垦地,它们的颜色似乎躲藏到天光的蛊惑之内,而其中含有的暗示却蠢蠢欲动。

这些大麦、燕麦,被视为麦田里的杂草。从收获的角度看,似乎是的,它们籽粒清瘦,产量极低。这不大实用的植物生长得如此漫不经心,就连那种轻逸,也是漫不经心的。大麦,是你带给我的第一件礼物。这种有着长长的芒须的植物,那点傲慢像你,或者我;它的气息需要在灵感突降的时刻才能闻到,不迎合,不缠腻,但是暴烈、浑厚。还有芦苇,哦,它们或许是荻。我们坐在塘边的大石头上,看芦苇刚刚抽出的新穗。我们乘脚踏船,从一片湖的东岸,到西岸。

你说,就是在湖心翻船,我也能把你带到岸上。

这固然貌似幸福;但我不喜欢经历自己全无把握的事。我希望将要获得的一切与我匹配,再多,我会恐慌的:我不知道它是否含有虚拟,更不知道我会否因而失去向度。

简朴的舒适,漫不经心的亲密,也许唯有在遥远的时光之后,一切嚣张偃旗息鼓之后,回头的时候,才会带有幸福的味道;当时,它仅仅是片刻的甜美。它太轻太虚飘。对于怀有野心的人来说,这只是点缀,远远不足以构成牵挂。也唯有在若干年之后,等到风景看透,我们可能会蓦然醒悟,原来那耗费了无数青春的,不过是蜗角虚名、蝇头微利。而当下,我们不会的,谁都不会可惜这丧失,不舍得片刻的停驻,不会在任何一种境遇里安静下来。

人生有许多境界,并非我们刻意要抵达,而是原本纯洁的向往被不断地恣意,不知不觉之间,我们已经被抛了过去。我们都是傻孩子,总以为有许多糖果等在前面。我们爬行的速度很快,膝盖都磨破了也在所不惜。我们依从着一种进取的惯性拼命赶路,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停下来。这是怎样的焦急呢。沿途的风景再也不可见;某个角落,缓慢的歌声再也不可见;彼此给予过的和煦,再也不可见;夜晚的月亮在犬吠声里悬上高空,那辽阔的静谧,再也不可见。

此刻,当我离开人群的时候,似乎可以确切地记起你的好:坚实的良知,刀剑般的锋利,旁若无人地骄傲。只是对我来说,相信是困难的。当过往在心上积垢太深,当质疑和傲慢成为难以破除的习惯,爱上一个人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积习绑架了我的感觉,让我成为自己的魔鬼,也成为直觉的杀手。我已经习惯了反问,已经习惯了说,真可笑,或者说,不至于。对于突然袭来的这些,我难以无视,却也难以准确地掂量。偶尔,我也会疼的。偶尔,那一点疼会洞穿肺腑。也许这就是无可回避的折磨,只是,它会很快过去。

打开车窗,在田野边小憩。想念经由梦境碎片般地落下来,似若从庸常的麻木里被抛掷而出。你在临水的阳台上,靠在藤椅上吹坝,眉目凛冽,神色凛然。这时候,胃在抽搐,在微微发酸。也许,那些曾被骄傲和玩世的外表遮蔽的表白,那些被我冷嘲的话,竟是由衷的。相信总是好的,纵然不爱;留一点纯洁总是好的,纵然难以爱。天光微暗。我看见月光流淌,万物渐渐褪去彩色。好庞大的月亮。也许会有人吟诗的,月色之下,也许会有人犯起傻来,像古人那样在盟誓。

游畅能才方地的没能你淹



程远图

Advertisement for Henan Provincial Broadcasting University (河南省直广播电视大学) and Zhengzhou Film Animation Training Base (郑州菲力克影视动画培训基地). Includes details about 2009 autumn enrollment, training programs, and an auction notice (拍卖公告).